中华古籍保护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三

五人墓碑記
五科易經程墨指畧序
天下善二集序
房稿遵業序
張草臣詩序
華方雷稿序
楊顧二子近言序

江西汪石琴家藏本
宗氏讀書齋珍藏
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中心藏

楊顧二子小言序

宋宗玉稿序

蒼崖子序

房稿和吉言序

房稿是正序

周氏一家言序

歷科文針序

房稿香玉序

廣應社再序

五經徵文序

王載微詩稿序

徐朱二子合刻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三

婁東張　溥西銘著

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

而堙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劒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卽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

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科易經程墨指畧序

學易其有道乎吾未之見也以學之不能謂無其道而安之亦非吾之所許也是以前儒之謀每多瑕釁之論責於今日益可知已雖然君子之有事於學也不伐其所能不辭其所不易知難而與之處不驟得其意則需時焉故讀易之說不執一方無已而因今人之坦易言昔人之變化理其陰陽若有塗畔易之道或時見焉要之非其至也若吾雲子以天下之才辨究事理

六經衆史區隅畫得其於易道可謂詳矣而近且察文於程墨之中又不得已而域之五科之內何其隘也夫屈神明之智歷於時人之選揀以常設之言而博其清遥之賞五科之文於雲子豈有當乎予以知其勉然也然勉然爲之不言勤苦寄指以送意在曉衆而已夫命才於凡者大文在前不能甄列若負其非常者行於庸散恒有表舉故當諸文之縱横必得敘然否示懲勸雖一言之是嘉其合意别爲高流若然者

汎然之來詩書可見亦何有塗炭之厄乎今五科之所有其爲時也近其爲文也偏名之爲經人無不知及其論辨則以嘿自全一卦之中選題發文號有其富卒也反顧卦義脫然不屬上之所取下之所應非徒無求於易也易之爲名已忘之矣非雲子廣敎立訓亦何以拯其往失策之清明哉故指畧之稱猶言畧之云爾然自雲子畧之其畧也斯可矣繁而與之適以爲蔽備數寡少其道反存天下之學易者豈貴多乎

天下善二集序

集房書之文而進退之與集同人之文而進退之其爲事均也然而難易辨矣房書之文選捨便意因時爲託折衷於天下之通情而不必其人之接識間有所存指或近諛而一日之書讀者諒焉則以爲無俟乎望之之備也若同人之文恢拓四海不以常科事近囂厖而情多狃狎苟習其姓名忘其文字則一時以爲罪而設辭無所立故勢必出於廣塗而人皆脩譽於有餘

選之者將從質焉將從文焉然不然之間猶未可知也雖然一科之變氣有先後觀所通行同人之選若爲房書之接事要其類文總德負邦行道者不必其先之皆富貴也立言於前而覽績於後故房書未行而其文已達科目之人使名不喻於同人其文不無可惑焉則知斯選之總紐風物嗣事若是其重也予往者與彥林介生諸子有同人之選齊切情志事有足稱旣而病其言之蕪也則槖筆而不敢爲而終以爲不

可廢也則莫若因穀至之品告以清明之說竅窕肆變言人人殊而酌於一理安其起訖然後爲文之得也是故清文之無累猶之潔士之無欲無欲者萬行之所出無累者萬文之所始今有志聖人而學其辭者不明乎聖人之意而惟辭之謀則必將以春秋之所諱爲學士之美談矣欲懷往而抗俗其可得乎此彥林之再選所以爲救世之亟也苟舍此而求其勝則已甚下此而趨於弱則已不及夫君子於其已甚無所

怨之矣況其不及乎又彥林之所慨然也

房稿遵業序

不明乎六經而欲治一經未見其能理也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是以專經之號與夫人倫之稱舍之人重乎其嚴之不敢輕以與也不敢輕以受也輕以與則有絕道之憂輕以受則有不學之刺然則今之爲論者其可忽乎哉且觀從祀諸賢自漢及宋其人之彰彰者於書詩易禮春秋各直本業未嘗槩取衆經而名之要其大致無不通也若夫史書所載

忠孝節義之士僕夫女子其美不廢而考其行
事倫紀之重每有專見作者科而別之豈無謂
歟是故言經而極於一經論倫而極於一倫其
道彌約行之彌難矣予嘗持斯說以自律四方
多有然之者徵之雲間若勒卣殿虎宗遠彝仲
人中諸子固所謂性命之合也勒卣孝友溫慤
發爲詩文無不深厚爾雅而尤慎於撰擇不肯
以小文便巳遵業之選葢其表矣然四子之相
與左右其志未嘗不存焉且文字之塗言或空

著而吉德外發則人皆見之如往者大璫之亂
蝨蟣發於里閭勒卣諸子正憤批擊虧側之徒
怨言四流至宗遠則抵燕都而匡國學之失幾
被罝網亦足以明吾黨之無負於朝廷矣雖然
次列筆墨而徒譚修行於選者之意得無隱乎
而求其大據爲文之指亦曷外焉覽兹得志之
人予多進而與語矣其爲高明卓犖懋義不倦
者可得而數也而文之可錄者皆出其中繇是
推之人文一致雖遠在百世其法可存也寧獨

今日哉余因勒鹵之選申所證驗而復導天下
以讀經盡倫之要使之歸并一法恐夫不知者
之滋議論而自墜厥功也

張草臣詩序

稱草臣詩者多言其系自竟陵有所根繞播揚
同聲弗能借也予獨以爲不然夫作者之意與
夫觀者之意古今遠近其初不謀因夫善觀者
而有選之之號卽以選者之美號而量夫作者
則幾於域之矣今以草臣之詩蒼遠深厚霧朴
幽越極命作者必爲竟陵之所尊尚而卽被以
其名將所謂古詩十九首與夫唐山夫人盧江
小吏諸作登竟陵之選者皆名之竟陵可乎然

而窮流測源竟陵之功要不可誣也前此所習高李二選流滿詩家漢魏之音鈌焉無聞草臣生於其時卽欲辭繇巳出協諸格尚則自廢矣能推物長思如斯之所爲乎是以草臣命篇卓爾特高前士而拊膺流嘆每誦竟陵義不忘本古之道也且詩本性情無邪之旨形於三百而後之論者比於飲酒言有其别於是細草夭蟲之屬緇衣婦人之流盡其點宕亦安在有文武之意周召之思哉則次第而考其正非近古者不可也嗟乎以今之世而求其近古之徒豈止詩之謂歟必於其人斷之矣若草臣之溫和誠讓又無媿焉

華方雷稿序

楊子維斗吾郡之所謂敎父也游其門者學焉而稱最無若華方雷方雷以淵確之才求峻上之理沈湛於書忘其朝夕猶聲色之有嗜好弗能強也引而之文孰有抑之使平者哉且其文之高而不得下者非徒名之謂也若夫急名而不循其實世有其人予竊慮之矣廓辭而無原務爲學者之貌駕於人而衆不之許雖志在湖海顧其本業日月偷墮則已多矣葢茫茫者蘭

童子可諷無十年閉戶之功而遽求出門同人之義此在後生爲不可之大者也是故君子之立敎也使人學問必先氣質其氣質根原必繇孝弟夫能孝則知有親能弟則知有長達之於學古之聖賢則親也今之正人則長者也見聖賢而如子所以愛親見正人而如弟所以承長則內虛受而外勸勉卽欲却而自遜於道不可得也吾嘗觀維斗之事親與公幹之事維斗則學問之道在其中矣今方雷之粥粥乎善進也意存於極遠而不形一辭友其師之友天下之名勝與之信信宿宿講貫大義而未嘗矜發其氣取聲望於戶外以是益知彼哉之流急名而名不與者也若方雷者辭名而名有所不能一日去者也

楊顧二子近言序

子常虞山人也四方之交子常者卽交麟士亦以麟士爲虞山人夫麟士非虞山人而以爲虞山者以其久與子常處忘其爲婁東也予與受先辨焉天下始知麟士爲婁東人矣蓋君子大賢鄉邑有之以爲重後之考土俗而論人物者皆繇此出虞山得一子常則巳重矣安可盡他邑之有而有之乎故余與受先辨之者所以重婁東也然天下雖知麟士之爲婁東而問其朝

夕之所耦未嘗與子常或離若麟士者謂之虞山可也且二子之性靜淡齊致臨事之際退然如不及余與受先每振之以氣而二子嘿不一言及與究君臣之大節社稷之宏務則深豫焉夫古之至人以虛自藏不示衆人以能而物咸服之其朴情和貌三尺童子可狎而與語而一當艱鉅世之負爲英分之多者詘焉不勝而出其餘以應之無意而稱治惟其取於德之數全也求諸二子不其然歟是以見之於文而文安因之以御乎經史而經史俱辨至於今聞譽盛彰凡儒服而誦一先生之言者莫不引領嚮風待二子之發蔀而二子猶然棲一畝之宮鳴琴擁書意言交和如昔人所歌負戴觳佩者其志豈不遠哉然余又有感矣隱居之日風雨可同及其身一顯則南北東西惟君所命此受先所以向子而泣也更二年而二子服君之事京師諸夏不擇地而往靡盬之嘆行矣何言欲如今日聚論一室其能之乎夫然而考道別方子常

之爲虞山麟士之爲婁東畧焉可也何則二子固天下之人也

楊顧二子小言序

子常麟士之爲文葢有道焉因題之位而起其制匠章與節辨也節與句辨也周環本末而左右就裁大約觀聖賢之辭通巳有之志抑今時之意赴當日之情則二子之獨得矣是以與之言理則際在清微緜而論事則功歸顯約讀其常解之文而天下之隆説性命者廢焉讀其直敘之文而天下之曲折議論者廢焉卽小言而求之二子之及於斯也豈其易哉葢嘗聚昔人

之書讐析而比講之高自日月細則毛羽大而王制瑣至衣冠莫不寄其遐思徵其美據度古之尺量與今之尺量何如也度古之道里與今之道里何如也而又譌則有難隱則有證事之沿而不反者條指以直之人之槩然以屆者反復以切之故有惑在百世而一日以明千千之夫不異其慮而獨曉然以出極其用致之入神與夫漢之馬鄭唐之孔陸揖讓而刺諸經之得失升堂入室未知誰後先矣然積功累勞若是之深而又不欲以博自見嘿然寓指於文蓋曰詿疏之書昔儒有之不敢復舉也考類之書明之先進有之而亦非後者所議也謙謙之德遜於前人而述者之所得終不能無所發抒以自達其訓誨此小言之所以先史選而列乎四方也乎善讀者繇文采而稽事理亦有道存乎其間矣

宋宗玉稿序

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斯之言古有之而通之於今或有未應非地之氣遷蓋亦學者之責也然則積盛而衰積衰而盛功存乎人忽焉而巳君子務其強者以正身而率物又安可避天下之難自墜厥聲乎此萊陽諸宋所以㚇然決起爲能立於海岱之間比高絜深也且華之澄嵐宗玉呈玉諸兄弟嘗爲予言之矣習聖人之書而不明聖人之文罪之上也居聖人之地而

復不明聖人之文服聖人之行罪且什伯焉是以先之先生惣人士之紀昌明正學而華之左右其政洋洋厲厲達諸邦邑非復一家之事則今者宗玉之考經躡節進於絶詣雖已自為之亦曷可謂無其原哉且感應之理以近驗遠天之報人量其勤苦而又觀其及物則淺深大小不可易也昌陽遠邑素未著風聲明禮樂倡教自一人凡佩玦帶環者無不謹士君子之法樂於古者卿大夫之業則齊魯之易志向風誦德修道皆斯人力也况其家之繩繩者乎是以稱豫章者必言昌陽稱昌陽者必言豫章貴其同也然豫章之繇來舊矣而以今日之昌陽與之同稱此豈有功名之說介於其間哉業創乎未有而人疑積之三十年之教而近始有其績遲而又久亦已難矣而要之功名亦不可忽也士之上焉者不以此為諸宋之輕重而熟講乎其文以儀刑乎其人溫恭是親基隅不遠而下焉者不明乎人與文功名猶有動焉則聖人之教

益以章矣予夙耽宗玉之文曰美曰善不復贊辭而特欽其門庭之學後先帥循澤究天下懍然爲序其大端焉嗟乎若宗玉者誠哉其夫子之徒也夫子之里之人也

蒼崖子序

子強子美之爲今文與其爲古文無以異也言理深究爾雅之作斐然以出所謂君子之辭者非歟予與受先讀之懍然而典曰微言之絕久而當復意者其在南州乎是以兩人偕事六七年時人之論說異不敢近勉與之就終非其樂獨性耽二朱之文備諷咏難於棄捨夫葢有以移之也往者介生之選子強子美之所爲今文已爛熳於天下今受先之臨復發其所著一

書列而行遠非誠好之而然歟且受先居官蕭約猶之在貧養母不過脡肉一家之奉不踰大菽粗精無復餘錢以給四方賓客之費而猶循覽清文使之載版若斯之好不可不謂之入深也或者疑古文之作成於大年二子以英富之日遽行其論誤顯白當世慮非其質嗟乎亦何見之不廣也夫上智之士自少受經命意廓落執筆而求於古之傳人雖生斯世不欲以一時爲盡材之物而遍觀肴潤取其至精爲所寄託

未嘗有無況之字不典之音間於其際即言止卷握足以永矣況放而之遠非其終竟者乎予每見大力爲文不甚自愛重文成散墜無或存者用深悼惜而大力亦自言已不好寫錄家無副書難其整齊之具繇此觀之古人之制作其既成而不能錄或錄而無其副以至於失者亦已衆矣使當其時有同道得志之友重其點畫及其一書之成即施之鐫磨以廣其傳何至百世而後有亡書之歎乎然則受先之汲汲於二

朱之文蓋此志也若或者之說矜巳而行忌狃故守殘而不知其大桓譚之所以致悲於子雲也

房稿和吉言序

予未識忠清卽聞忠清之母之節與賢蓋天下之非常人也母之夫子歿母卽欲從之以死是時母之與其夫子所謂夫婦之稱亦名而巳未嘗歸而事之也於是家之尊者止之而不能止也則往於其家盡其禮而廬處焉至於今二十有八年矣嗟乎列女之文紀於漢之賢者後代之士重其義而不絶其書予每次而讀焉盛衰不能以下然觀其行事大都始於燕婉終於慷

慨其倉皇以盡者或婦人女子遭天下之亂迫於富貴强大之所抑不得已而奮身以禦其難若生於閨闥未覩君子而從容以致義者自三代以迄於茲未敢謂多有其人也故今之稱母者必嗷然而哭傷其處子而爲天下之賢婦不獨爲天下之賢婦又爲天下之賢母也則以其能教忠清以道也忠清爲母之夫之弟之子以其有爲後之義而歸之於母襁褓之中卽撫而字之四歲令誦論語孝經十歲卽通諸籍操筆爲文十五歲則辭說炳如驚其長老皆母氏之爲也逮忠清與予及子常麟士游則又痛藻麗之言不可以長務歸經雅合於聖賢成人之指而復悔其前之所爲重見其志於房書欲余一言暴之以明其往者之非來者之是嗚呼意念深矣夫士當丱笄之年而連援現富以發爲宦商之文非一世之所謂聰明偉傑者歟而忠清不有其才繇乎經法非有見於事親守身之大不若是不足以爲學而然歟予蓋嘗悲忠清之

毋負其隆行不能卽聞於朝廷而吾黨以匹夫之力無所及此竊俯而自嘆邑邑窮日今觀忠清之才遠而業正其所以顯揚褒大者曷可旣乎然毋固有言矣夫婦之道自其問名之日葢巳定之凡吾之爲者欲以愧天下之以名許人後爲所不可爲而人與巳以爲固然者也則忠清將緜是而事其君不可不念乎斯言也

房稿是正序

嗟乎士負不常之資而抑于其鄉之人不得安其所學亦安在其有幸哉故有接地而敎不通或狃於一家之論而終巳不顧余未嘗不悲其性情之失而嘆夫先王之遺風遂絕也於是賢子弟悔焉則怨於父兄之不明出門而無所之則疑師友之不獲其正然則居是邦而欲身爲之勸以表率其屬不其難乎況綿邈而之天下也予與介生維斗諸子兢兢其指以爲立身之

教當縣近始故於父母之邦尤三致意焉而四
方亦有憫其勞而與之者意人性未甚淵如也
且三吳之理學文行前士之彰彰者不可累書
即近若涇陽諸先生其歿未及一世而傳人已
寥蓋誠私心痛之則後生小子之過吾黨欲推
而遠之又可得乎是以天下之士由介生以成
名者亦已多矣而捐本而議者往往有之然而
介生弗辨也蓋以聖賢之事畢日而圖至於老
盡不可謂能吾學焉而已何尤乎人之無良也

故介生之意猶之乎余與維斗也汲汲於已之
不修而不敢謂相應之有徒厚以遇其人而不
必憂其寡恩而起望此所謂自爲正之理也且
執文以相難文之高下不能強齊作與論者可
以安矣約而歸之爲人爲人之道有善而無惡
其亦可棄而不復斁要之論文之正亦無以踰
乎斯也六經之說本於先師而制舉所習之書
定乎
烈祖夫先師者天下之師也

烈祖者天下之君也事其君而服其師者天下皆是也又何俟乎吾黨之多言乎故是正之選維斗不得已而爲之而理簡以備不越其中嗟乎若是者可以爲敎矣

周氏一家言序

前者簡臣之將行其文也江右鄧左之爲之序言及第五先生之不得志而沒情意危惻予覽而哀焉泫然出涕者久之夫第五先生者介生父也簡臣者介生兄也介生又有弟兩人則我容我成也介生諸伯叔俱貴顯而先生獨以仁義抱道窮於諸生又享年不永未及中壽而沒嗚呼亦安在其有天道哉先生既歿先生之配徐太君傷先生甚亦不一年而歿嗚呼又安在

其有天道哉然當先生之歿也簡臣介生已有盛名於天下我容學業大就我成固年少然才士也介生撫之哭於先生之側曰有其在無慮也於是遂携之游踰一年而羣籍畢通才章擅絶世之老生耆士不能逮也余乃信天之報施遲速大小必因其人怨尤之情未可遽發於倉卒有繇然矣且以余所聞周之上世與介生之大父王大父咸積德累行務爲長者之道其後之子孫榮盛昌大固其宜也而近有不可言者

余竊惑焉與之以光顯之寵而累之以不類之人豈天之命有德者如是巳乎噫此周氏之世德所以有介生兄弟也天既困第五先生而生介生兄弟以榮之又見家庭之間有一不類者之如斯而懼其遽絶也於是不使介生兄弟之即遇而厚其所積俟其仁義之既克而後有以大其祖宗之澤故周氏之不類者薄天之甚而天棄之者也若介生兄弟者天將重其託不得巳而置之艱難欲其備嘗夫不幸以正其家庭

之是非者也是以介生一明正學而天下之士從之不流於僞僻求之乎門以內伯玉仲馭遠矦諸兄弟亦如介生兄弟之所爲原於道德而離其疵慝則周氏之克大其宗將繇茲起而一人之不類可不戾及於先世也是以介生與子言第五先生之躬嬰患難與巳兄弟之蹇辱於家之匪人每至失聲而予卽反覆天人遠大之理以安之嗟乎此一家言者亦明明之驗也

歷科文針序

選一代之文與一時之文指同而法則有異一時之文因材區覽不求其全以意遇之物相當也一代之文立乎當日接乎後世非質之備者天下之人易之矣是以歐陽先生之論文必要於道期之孔孟然後無負焉及其言舉子業也則曰毋深之順時而已若是乎不欲其過也夫所謂舉子業者卽一時之文也實以命乎其文未有非一代者也文之爲名不可輕受而科目

之說與金石之論復不相爲通選者又曷得而混諸韋子寅之有是選也執衡自己而常照俱絶一科之内有其人與否則幾於無之矣卽人之與於選者其文備與否則亦幾於不備之矣嗟乎以爲國家取士之盛縉紳先生負其能文者之衆多而約取嚴與不獲以爵位之通顯列於文字之林安在科目能量天下士哉至簡稽既盡廣之名社以足已志雖子寅與人之周亦繇其愼乎選者至也夫始觀之於達人而終應之以四國一代之秀偉雋絶者無不至於其前而文之可否繇其進退斯不亦豪傑之至榮賞不德而罰無怨者哉繇是而相與造大士各去其一時之見以求文之所謂予且爲之歌王風矣

房稿香玉序

往者予之敘香玉也蹙乎有亂人之懼而寓意於雜志之詭蓋將以厲古而切今也雖然世有治亂則文士之辭因之爲緩急慮其亂而有緩辭焉非其正也幸其治而有急辭焉亦非時之所與也今天下固已治矣士之見於文者咸有嘉樂之音猗美之思而選其士之文者亦相與爲豫頌言太平則序之之道可知也且稱善之言流文可悅而憂危激厲之指往往重舉而難

綴作者出於甚深而觀者不能遽有所起又曷尚焉顧予之惻乎有感者何也夫世之方棄亂而之治文之方棄邪而之正其數雖明於邪與亂之時而因而持之其力有倍於昔日之所爲者故世方治而一小人出常足以爲患文字之塗方軌於正而或有立議不一思爲變亂者相傾其間及其弊之見也雖不至於勝要之君子之禦之也則已勤矣是以選文之說推而致之所有遠大未可謂徒及其事也且昔之學者隨其酬覽發爲篇詠即山水亭榭之間草木典植之類莫不念盛衰之理而慨然於國家之所以存亡則謂稱文引墨而不一察於當世之治亂非人情也故予復於賡虞與君屏兄弟之有是選也繇前日之意而庚戒以道之嗚呼君子亦可以諒其志矣

廣應社再序

間讀蘇明允先生之文有所爲族譜亭記者抑何性情之至也立身於孝弟而以之示人在巳有其忠恕而達指於一族君子之志也然寛爲之導而復嚴其辭意有甚戒而設文以明其不可所云怵惕於斯人者蓋三致意焉夫斯人者其文固謂族之望人也族之望人而隱其姓名其姓與名果可得而隱歟以是知先生之諱親者深而慮惡者遠族不必有其人而常慮人之

行事有近於斯者故設爲斯人而筆代之曰天下之爲族之人者其無然也予於是感之而慨然以興以爲得其說可以序今日之應社矣夫朋友之義與宗族之情其本棃殊比而同說則安稱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謂親親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國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稱兄弟雖人事之應求原其聲氣不可謂非天也天之所與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況其下則無之矣是以社名之立義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以爲號擇而後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風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觀其繇來朋友之戚繫於人倫而士與士言士歸之本業出入進退不能離窮愁禍患不能舍若是而比於宗族非過也一不之愼而先搖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於其間其爲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發揚其大而予復兢兢焉蓋卽來之彥林推廣之意而加詳之所以明有親也

五經徵文序

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蓋其志也是以五經之選義各有託子常麟士主詩維斗來之彥林主書簡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禮溥與雲子則主易振振然白其意於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雖然有其相求之辭而無一介之出載其說以行則江永漢廣之悲人僅結意獨處而不能以告或者懷文欲達而隔其往來之禮遲之歲月以冀其至而終難於一日

之覿則彼此相待而事無所爲大究若是者五經之選其爲時不已曠乎於是孟樸慨然興曰文敎之不通則朋友之疎爲之累也今欲聚諸國之遠開文論志正其法式訖於成事伐木釃酒不敢忘也然而猶有慮焉徵文之言其及貴廣而經義常不能應則爲之者少也一經之文有所偏講而不獲協之五經劾益潤如則致之者無其道也夫亦度道理勤介紹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業之不遠庶乎有遂也是故四海之內凡爲文字之國者斯人之跡皆可得而至焉況乎邦之哲人則版可數者乎五經之書其流萬家有志者以巳意衡之別其長短科其煩稟則衆儒之稱并於一業況乎文屬筆著顯辭之發明於戶曉尤爲近今之凡非鮮克舉者乎是以人之有之於四方也申之以待見之情告之以宴樂之期其旣也不得其文不敢以旋則五經之文其猶行者之衣裘糗糧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故盡一社而請之而蘄不取於單經

檄言之以為不詳而布之以序以紬繹其志其視於事也重而稽時也疾則始終其至也夫

王載微詩稿序

言詩而勤以今文加之遠矣必於人之性情觀焉然後其詩可志也是以作詩者廣不取外約不儉物因其意近而包有其事要於稱已而足則已矣而序人之詩者亦繇之平好惡明禮義選於一指而引其萬思理不繫於周訪而託命多及識其善節則大雅之樂所以相與而誦言不廢故不知其人者不能讀其人之詩不知其人之性情者卽讀其人之詩而不敢為之序若

吾載微固士之皭然者也又爲予八兄外父習與之游而得其所爲姚遠之寄大約跡之於今則無處矣惡城塵而樂林野築居領勝髣髴隱者而聚書萬褎遐涉成適自謂天下之垢富莫得而至焉是以處盛無充然之容在貧無削然之色放於天和而常趣俱釋二子始翦髮即名能文進於琴瑟之側命之居而示之以禮揖遜文固慈孝純備若斯者雖欲不形之謡咏不可得已夫簡兮之渥赭君子之陽陽古之人亦嘗

盛出其情明其笑敖以自肆於時而思其隱憂且有不能言者此亦外爲豫而内多所爲以累於已者也今載微生當國家之無事既無往者之悲而發舒曠絶適全其好篇中之辭又安所存其悄悄乎予所以反復其詩而信性情之非虚也或多言之或少言之而無不在也

徐朱二子合刻序

郡中之文一變而趨雅者自維斗九一雲子君和諸子始也故諸子之功郡之人皆得而誦之則念其功而序其文者亦不可以易也今君和與雲子次其平日之文所未及於天下者合而行之而使予筆其端其意不已重哉然錯綜而極稱之其言未有止也略而說焉又懼其不盡也爲之序者則難矣雖然以不相知之人與文而欲氾濫其稱述雖累言數千與其人其文無

與也若夫習而道之者一言已當況其多乎是故聖賢之名遠大而難子自士之有爲者視之未見其不勝也何則以其才與志命之也夫定志於中而才及於外奮其英果則有導心之善閱其領涉則有忘形之勞繇此而將無不達矣今觀君和撿正而神密雲子致遐而骨烱不亦斯人之弘表絶其儔匹者哉且卓尤之姿世所時有而物每難近窺其中猶有所爲名者存焉至二子則曠然不少自留而人亦與之俱忘始

起以清文終歸於鑠行亦效之所積也葢吾郡之不文者類多治容服好戲謔無廉恥之思見人之美則深剌忌其賢者卒以節義自高忠厚寬易樂人之善如不及好身倡而不華於口語凡士大夫皆然雖繇於至性殆成一風俗矣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四

張伯母膺封序
賀黃母旌節序
賀常熟楊邑尊榮封序
賀崇明熊邑師榮薦恩封序
賀太倉劉州尊滿秩序
賀許司李滿秩序
賀王元涵計部生日序

沈眉生稿引
爲徐孝若乞母夫人壽言引
許伯贊稿序
沈去疑稿序
孟晉堂稿序
行卷小開序
程墨大宗序
小題觚序
張受先稿序

張受先稿再序
易會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四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張伯母膺封序

往者太母七十之生日受先時猶諸生也聚四方之賓客以宴以頌可謂盛矣踰一年而受先登賢書又一年而成進士母遂以覃恩膺封誥頒鄉舉之時州大夫盛服造廬與夫王言之出自燕而吳三千里始達及其期皆以九月正太母之生日也於是邑人不唯榮之且謂受先仁

孝之感夫君子敬身以有爲己之窮達非所論也亟亟乎求其尊且顯者立人而已至賦命之不辰有父不能終事而徒養其母此又天下之至悲不得已之中甚其性情而樂且務盡者也溥與受先同爲少子未成人皆失怙惟母氏之依動靜與俱每諷願爲人兄之言則潸然如雨矣乃我母周旋艱難漸以自立太母雖爲觀翁先生之正室而尊章之嚴重先生兄弟之同居管鑰他委而曲折承意得爲之際有不能自爲

者焉要之母固儒者也繇儒者之道應天下之事鉅變累患得其至安亦何有於家人乎故母本世訓而通書傳處於尊卑大小之間順而能詳非獨性之篤也且進乎禮矣然我母與太母艱難有同而溥與受先所以事母者不無或異此尤溥所反覆勤切歎爲弗遑也溥麤知讀書而器識不能遠大又落在貧賤無所爲輝光之効受先則德升而業舉焉溥智乏治生時以饔飧累母氏間有遠遊定省常節多所闕如受先

則須臾不能離母側務爲嬰兒之色開發歡顏母體少極卽抱襆同眠起厠牏洗濯之役殆身親焉夫正躬服古退不欺己進不欺君事親之大經也伺察於顏色之際脩情於飲食之間事親之小節也然天下之爲正人者大經昭如無之而不守也小節或有忽焉雖權乎受歸之本致其完全而因時之稚壯觀性之遠近古之孝子重乎其傷之矣是故端於綱紀而復單於容力所謂幾微之盡仁孝之至也况安意而行之年及强仕而忘己之爲大男子列身於朝廷而服庶人之所勞不其難哉不其難哉所以受先之文與行四方皆知之受先之陰行其孝極遠之地有不得通者而天則知之且天知之而必欲明之以訓於人齊魯之鄉隆文之士有無因而發夢者焉此豈偶然也哉則夫受先之不有其善以歸德於親太母之卒其天性以成子之令名及今驗之更爲顯白矣受先自釋蹻以來清絕之操卓犖一世太母仍簪蒿杖藜居葭牆

之中終日怡適左右給使不能置一婢惟侍子婦操作而巳迨辭闕歸里旬日之間義聲孔彰父老子弟每當月之朔望疊跡而至感泣者不下數萬人其入人者蓋巳深矣而母惟抑抑自存不敢謂吾子之能而惟曰宗祖之佑嗟乎貧賤而不疑其意富貴而不易其操求諸賢母之班未易有其人矣甚而大德若虛應物無爲不幾昔之齊聖而得道者與夫惟善積而多履行有本原而稱者以實故太母之進封邑之民頌焉邑之士大夫頌焉四海之士與受先爲朋友者頌焉以溥之習受先而知之詳也又以其能代朋友爲子弟之辭也而屬之以文大略所錄具也若母之慈善恭讓推誠骨肉凡所爲極難者受先且欲隱焉受先之厚也尤母氏之志也

賀黃母旌節序

言節與孝成人之道舉矣凡君之欲於其臣父母之欲於其子莫不望而求至焉況及人之妃匹尤其濶希者歟雖然勝其難者棄其易者非獨男子之事也女子之有志行者爲之今有大官豐爵出於王庭而忽其植身之理亦有伏居洿巷不聞六藝之言而奮躬蹈難爲古人之所不可爲以致其命以是信匹夫庶婦載於詩書其序常在王侯之上亦云諒矣今海上之人多

言黃母倪太君之節與孝余竊聞而悲焉夫生
而盛其行歿而有其名昔之賢士不絕於世者
皆然也恊於閨門之內其道不猶是歟黃母懷
君子之德以相夫子而不能竟其意子焉孤處
不有朝夕所謂天下之傷母之一身蓋備之矣
且母之夫子躬爲儒者未及壯而其年巳盡有
二母不能養以責之母煢煢赤子則其所遺也
母於是哭泣而承夫子之事有子道焉有父道
焉顧邦之人言其終身素食以祝其姑之有年

當夫爲嗣者之姑之有疾也則又刻臂以爇之
請於天而身爲之代嗚呼父母之德同於天地
故爲女子者無不愛其父母至於視夫之父母
則有異焉屬之以同體之情而臨以大人之分
論其色養或有勉而志之者衰世之教不及捆
內則婦姑之際反脣而稽聞母之風亦可以愧
矣若所謂煢煢赤子則伯鉉是也伯鉉繇庠序
而被一爵博要練達爲邑之閭人率母之孝以
養其母母寑疾封股之肉而進焉一家之烈君

子多之然度其方孤之歲迄於今日言動在禮悉本母氏之廸則母成身之大克善其子亦其世世之所視也今當事者推天子敦尚之意顯揚其人爲士之勸而予處隣邑備聞嘉懿伯鉉又與予兄弟遊因以貢其喜樂達之撰記要之母與伯鉉之行雖疎遐之人不可以無言也

賀常熟楊邑尊榮封序

以布衣而進說於邦君之前古有之乎然而君子不廢者以其言之質也夫辭出于誠雖艸野之賤庸夫愚婦皆得發舒公道循詩人愷悌之詠誌其所懷安在桓圭袞冕者其言獨先也溥之識公於京師也以爲來而撫有吾虞使其完樂者必斯人也今則不旬日而見之矣夫古之爲政者務於易良而不悪於歲月之效故嘗紆徐以有爲寬於百姓之從善而幾其畫一要非

所論於吾虞也虞之民素柔而畏法而其桀者
多略峻文不自湔浣每與士大夫之不甚脩者
比以困衆民之被茲毒而不能有言也非一日
矣公方下車即嚴質宄逮其不法者繫之窮竟
其黨令其屏跡薦紳之家有以僕夫稱雄者公
執五刑而訊焉無不當也至於凶慾之子蔑紀
不反顧公一繩以庚人之律正其殺人之罪而
剪其有徒邑之冠冕先生及於窮閻小巷之孺
子無不交口誦義稱爲至仁者以是益信三代

之行不擇地而可施於公其先徵也夫且臣下
之德必繇君上皇皇大君食不重味衣不貳采
蚤起晏息以求治而下或不應罪莫大焉若夫
一方之寄軫恤元元而思得其人以教善尤其
命之至重者也公則承其意以輯斯土退食之
際未嘗忘勞故不憚震怒懲民之所懼而加綱
理焉夫昔有誅一人而生萬民去其大邑之蠹
而戸有可封循吏之彰彰者無所不爲也公非
慕其風而身帥之者與剏賞善而刑惡訓子弟

而脩靡墜自此以往次第而舉有不可悉數者與夫致君之道澤民爲先學者嘗志於斯而勢不得以自繇則曰位不我與也位旣與矣而猶需時焉則吾不之信也若公之振其神明不朝夕而布猷以易殄瘁邦家之楨豈猶夫百里者與夫然而王言之至榮顯其身以崇其所生自其肆雅之日已定之矣豈及今而始人重爲辭式歌父母交相附於南國之義與

賀崇明熊邑師榮薦恩封序 代

考郡縣所自分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來縣小而郡大要其立官之始宰尹公大夫稱名重矣漢制大令所統必萬户以上晉益嚴其選凡與銓比者未宰縣不得爲臺郎遽以及宋靖康乾道之閒尤示風厲選官必先爲縣再任者始除御史官抑何愼也葢天子命官所以鎮撫百姓而求其邇民之職莫若刺史與縣令明主治討首進廉善降而後王閒製令長之誡試

理人之策至遊獵有詢殿柱有記皆以弘著勸勉而承其詔者亦克自羞行謹鞭韡潔簠簋不敢荒也且謀之臧而君依與德之洽物而親順其道一也故令之爲象取於雷震百里而自用旣形太常日月之旗咸載功閱非時之能者可爲衰序於是鈞較而內長之有層纍之美亦父母所樂與也以今觀於楚之魚山熊公令於吾蘇之古瀛洲不踰年而邑稱異治薦調屢至恩封肇加誠哉其大驗矣蘇之郡縣於天下爲劇

而瀛洲尤難訓桀緣海之民好爭其性也勢又易於衡決逐水行昧重蹈譴何怵迫之徒復敢爲人囊槖一有左驗株訟無已是以部索四出碎務殷奏軨才當之輒解職自逸或才而不甚良者繩束其際行責削之文嚴幽圄之令見爲毛摯鷹擊而內少潔清商倀因以薦賄則亂獄滋豐傷於猥湊亦何以彰典幹之職分使吏畏寮慕哉乃自公之來上下灑濯衆墜盡釐不佞益以信百城之表非其人莫屬也古之爲令而

有聞者德行文莪未有偏辭歷選鉅人若梁公主昌邑潞公知榆次猷業緒見三圭兆此矣其有英賞之倫奇文徵自義方美教班於文惠非內黃管城之所稱茂宰與然擬公於三代以下猶似乎輕之也進而求列其周士乎則將以叔敖之秀龐多能兼宓子之任人則逸故節躬必廉裘粮發惠必及鯤鱄惟公有焉盖入於其邑知之矣雉堞不剝缴獻旅陳關木者釋而之田脯人者窮而抵犴清淨之效也月之正月召邑子弟而論禮樂教中教和周官司徒之意存焉是以大中丞與采風諸使者深敬樂之欲使兼領大邑適松陵宰缺疏謂瀛洲之民輯矣洽矣當更移視夫不帥者於是將改所莅而瀛洲之民復羣號焉起而籲於

天子毋令公去此又前者所不幾也夫榮高苑之樹澄淄川之水昔賢盖有歌矣今之渥思者億焉累請而不止以百姓之言聞於當朝加於表臣而下不憚若曰如之何其去之而謂他人

父也不亦入人之至難者哉涀神聖孰象凡諸官之復萬民之逆莫不稽聽而德澤下究先被於獻臣公之二人奕奕乎有服與詰焉則公所以近輝光答思遲者事親之日已備之矣夫然而詠念邑治蓮禾瑞嘉鹿雀青白其孰非仁孝之應哉繇此以往陳善而誦鶴鳴贊君而賦泂酌日有聞也請於今權輿其辭以明皇天錯輔之效可乎

賀太倉劉州尊滿秩序　代

婁之得爲州也始於弘治之丁巳其地則割鹿城與虞疁之東鄙屬之然後參而成治也是以稱婁形勝者以爲輔之以二衞環之以三縣地隣于大海而民雜於軍農大約慘則勦驩勞則褊惠急之不能爲維而反迫而鶩險自弃有神明慈諒之宰亦何以使物卽其序人思其軆乎雖然此爲昔日之婁言也若今日之婁則有異焉百姓之依以勢爲域其强者之行於邑也猶

擇肉也民之偪於豪大也苟其逆之則猶去艸也君子疾之而不言而小人則安之以成俗故昔日之婁治其民而可矣今日之婁治其民以上者而可矣自楚之心蓼劉公來莅其土積三載而易其風物然後上仁茂德無不之也於是邑子其來告不佞曰婁幸矣婁之人其獲保矣夜呼者昔讐於畝畞而今且不聞也輿臺之人爲虐於無告而今且耻短後也高冠韋帶之士論爽德而忘誼方而今且懼其行之有變玉也商鬻以族世也百工之集以良材也本神皐而流豈弟自公之來始焉不佞聞之而滋有感也邦國之紀存乎其人非其人者雖沃土淳民不無風雨之歎而有其治之則頓者以輝枯者以肆今公生於

聖人興跡之鄉弘體特建不封巳以養高而推美於物以善其大邦之績則彭祖之倫孰有齊其令憓名於長人者哉且婁之牧不有記乎始刱州而有棗陽之李繼而有餘姚之倪周俗廣

化蔚然書策百世以下猶發含淳之聲況當時乎至於大臣出鎮若夏湘陰周吉水王三原之流功在一世南國著伐至今誦之不衰而作婁之志者以其人繫於長率之首則知休澤無窮天下稱之與其一邑稱之無乎可忽也況親民者乎是以本三子眷德之懷以驗公前後豐融之譽政成之日其可無辭以相宜歟則聞聲起謠亦與枌首之巷歌黃髮之里詠遠相答焉而已

賀許司李滿秩序 代

雅揚枕江臂淮襟海爲東南一都會自絺錯鹽穀之入暨榷稅運輸往來皆由其途殷煩滞重不與支郡等素號劇州加以戶口衍殖民吏相緣爲奸黠者徒貫羼名影避徭役貧而愿者則苦更賦不得休富商大賈且坐區列肆持輕重相射貤息日裒幾家置金錯囊與豪猾互比控制州黨而乘艄伺風者挾纆居萑荻間候便輒前爲墨吏竄至不簡之民捐家入水操挺爌縕

以苛苦行者或潛身處閭井勾牢盆諸直私鹽引鈔縱筏而獵江湖遊徼不敢聲以故訟獄文移尤糾紛難理即古之視事其土者類多因循結袱相和孰不厲時有儁才居之亦僅飲酒賦詩張水嬉覽東閣梅花聽竹西路歌吹足矣求所謂謝集郤遺公府如僧盧者誠爲絕執刻以理官左右節下勞劇正同而權次繡衣事倍體嚴凡簿領牒書轄致大江南北較難展體卒職者哉乃自不佞攝官南銓采輿誦而聽塗咢竊

於今許公嘆弗可凡也公起家進士高第該綜校練秀出時品固當司芸局都奧而治事在心遂求外補筮仕以來益以冲遠自鎮進給者日上鰭賠卽麾去弗復供晨起晏息惟飲南冷一杯水耳文案襍遝積若石之滿山顧盥罷對省日亭午立徹矣貲客挂法槖裝金貝徙倚署門冀一通乃清冷無雜走惟目矚暮烏太息而去書椽隸卒思獲上官片符陰爲鉤巧而靜正無顏色祗私戒無犯公怒罔敢餙赫虢取一簪右

姓素矜侈服御醴饌僎於石韋近且約身損腹
恥爲夸民載纏之家內外蟬聯咸通籍締契乃
談一二公務外無他寒暄使溫貂勁鶚各無繇
言地上事入闈典文所得士皆魁宿悉勉以制
行之大方循循有風矩故計公脫韋而莅政五
載於茲敎會爾衍鹽池日脩然入廨而觀其題
封與已所資奉猶然逢胡蘇屩書生也不使因
讀古循吏傳條其可比者思司李一官之設自
後唐長興以來代有名賢握篆據類考班以公

詳愼庶獄似茂叔之委手版斷除碎課似巽嚴
之拒鹽筴犕獻暴無哮似擊蛇之孔寧州潔巳
不累掬粟似鬻馬之范廣德若移觀輿浦則盍
無其前者据稽幕判中人即無咎風流介甫精
勤未可兩京而不下也會天子下璽書擢序賢
能公固當報事第一召入上京雖不坐槐廳簪
筆步花磚要應有二丞三騶執盛印青囊爲公
前導進稱端公作王綱紀而歲之八月適同里
何孝廉以公政成請孝廉固屬公門杞梓援公

行能邵美不異道上臚言而次第加詳嚴不佞益爲舉手稱賀遂忘樸鄙綜其大概或有太史乘傳來采風於秣陵知公不費民間縷帛莖稻獨有一曼羨不可刪者此數言耳雖然韓歐將換節矣邵伯之荷廣陵之芍藥猶同於召公之野樹則方民欲爇香而來遮馬也不佞且又有言願再借公一年以答斯嚴慕也

賀王元涵計部生日序 代

稱人之壽者所以重人之生也故咏其耆艾誦其昌大因年而禮有加焉若夫子弟之所懷歲星一周而長者之日月未嘗敢忽則望六弧而增慕無俟序絳甲之說矣以今余年友計部王元翁季夏之生日而門子弟羣舉爵焉正其義也然元翁之振誼樹躬爲　王綱紀可敬頌而永繹者亦已都都邑邑衆知之矣元翁出自明德克敦厥常所謂燦燦門子如磨如錯斯人有

焉及服官祗嚴本曲禮之質以爲拜獻作忠之
經又云備也朝廷筦庫之任不輕叙授心計之
臣日夜待命而大司農獨求恬雅寡營精白不
欺者歸焉則元翁實膺其職矣於是虔考積勤
旬之日徧而食貨有秩上下稱平若斯者卽聚
漢之文學與大夫相難當明無負也今者天下
計偕適當　聖天子改元之歲恪恭求士而余
與元涵分較禮經共得二十四人罔不篤懿靜
正先後中倫以人事君夙夜之志通於國表矣

夫理財用人明王首務古者大度之主屢下詔
書勤策問慮左右之無良當塗之難應而元翁
皆以潔誠內致無所求而君前不言其能而已
效則上臣之毗贊詎不觀行淵泉貴其有本哉
善其一身而復以其餘及其弟子訓以靖恭宜
羣弟子之酌酒獻觶於其生之辰感而言報也
余與元翁獲在同籍有兄弟之雅而羣弟子復
自爲兄弟一家之誼莫有摯焉進圖國事綢繆
視斯矣故爲發揚其大者而韓子三星之行又

可不歌也

沈眉生稿引

予深於道吉與眉生兄弟之文而知之矣蓋全乎爲天者也夫爲天之文清明爲地之文厚重厚重之文多所發茂功勞易見若清明者空空爾物稱絶矣學者辨其難易宜務爲可觀曷取夫寥廓不近施之道沐浴而雕耔焉然究乎大常地之乎蕃皆從乎天援天可以該地君子所以尤尊天也且地可學而天不可學故今之以豐實博麗之章爲貴人者皆地分足者也苟二

子惡隱約樂富貴則其餘及之矣必舍此以求乎昭升誠有性焉而功與之偕不能雜也噫弘遠矣

為徐孝若乞母夫人壽言引

壽考之祝本人子之至情孝弟之言亦朋友所樂進是以建陽迎親家庭製曲湖南立祠蒼生作碑眷矣古人式如可紀吾友徐子生自鴻冑志帥誼方檠檠門子等其磨錯愔愔德音發其風令旣懷玉山之高桂常咏白華之絳趺於是望乗輦於春宵盻採桑於蒙澤因母氏五十之辰聚四海兄弟之樂選章拉韻擷以淸言疾翰飛書班成大手登慶老之堂卽思陳繹覽眉壽

之築必稱張浚遂傾三雅五經之酒爲千品百方之製字含淳意筆著金心要使九琳玉書齊此什篇先春花木助其靈氣風聲之枝無汗折時聞琴瑟之音淡溪之顏如後生足起亥夫之聽庚人各有母敬老之義是先永錫爾類文辭之功爲大則作者念寒泉之涌讀之猶大斗之酌矣

許伯贊稿序

雲子别予而之洞庭也予泣而送之曰嗟乎雲子棘人之哀今又將爲羈旅乎雖然主吾子者伯贊世之所謂方聞也與方聞之士處朝夕諷道吾知其必有合也子其可以行矣蓋是時雲子旣當在憂神體累削爲其兄弟之戚者大都有幽楚之氣少歡樂之辭余勉爲言以壯其行顧中心如擣則甚于漣洏矣及雲子歸道其與伯贊相友之善卒如予言予爲喜者竟日視其

筐篋伯贊之文在焉予發而讀之優雅深厚秩然經籍之篇所喜又有過者於是信爲文之指與取友之道其意無不通也朋友之好原其始合皆在散遠及乎不介則千里之情同于一室是以賢邪既辨義不共科即有志于潤大者不能更爲并容之說亂其可否而正人與俱終身之性好氣尚皆依以不易繇是文字之倫亦介然有君子小人之別援此入彼情所不答姑與之推移而意常不至斯亦國風之正變人地時物各自爲區者也今觀伯贊文行篤固齊于先民雲子以大賢之材日與相漸則兩人所成不巳大乎然雲子又爲予言著作之要無取雜書碎義將棄其昔之所爲而求前代之闕凡一書之成足文采齊道德有非時之所得而議者焉則伯贊與之一志以推高其事又豈有極哉

沈去疑稿序

予昔去疑文者久正而中雅蓋秩乎古所獻法宮者也旣與介生諸兄弟庚復其旨又大朗焉著之于選則日光玉潔矣然去疑材質深厚時解周訛謂無可念退而沈湛于理學之書與宋先生肩隨焉世益避之淪頓歷年而今始大翀奮以是知君子道弸于中而襮之以藝未有不鋪信者也且士人以仁義爲垣墉凡甚不得之遇與甚得之遇皆所謂風雨也故無豐蔀者不

可以執麤無險德者不足以應愷令使去疑當拂抑之時不自衡氣思與之持或眡其巧便爲推移之具則頃久之間已失夷道何以膺此康美弗自繁促哉惟其艾行奮辭甚勸于三代先爲不可動以待物會則下士之是非相齕盡其所加不與于已及大時已至得以奮棣猶朝之有食冬之有衣雖中于情亦其常爾故昔之言其人今之言其人者去疑知之矣昔之言其文今之言其文者去疑知之矣美惡分于一事榮悴殊於一篇此已然之見衆人不以爲惑而吾黨所慎自觀也每聞維斗雲子諸兄弟稱去疑宮不及一畝而贍三族槖無一銖而通十經大家之業卷卷盈數其則古昔者勤矣而遂乃頡然于外故足風也夫文繇文與重積所流目形其徹漸此以往懸綷之碑磨崖之壁往往可得而讀焉寧第斯爲達塗哉

孟晉堂稿序

九一受先旣雋兩邑之人聚斂其舊文而施丹墨焉葢交相贊也繼則二子者行務藻潔衣緼緒之衣食葆旅之食門無雜甬與先舊處一以禮不簡于尺度兩邑之人又交相贊也乎曰固也抑若未深其所謂文乎夫九一之文其所稱大學期節耳古哲人之號名耳或三綱四維宗族鄉黨之恒言左右塾之祖尚習說耳未嘗峻阻其間也推而之遠有事有法君子樂而小人

安雖王公貴人所宜聽亦如百姓之常云者而云之非敢難也至于言彝倫攸敘則以和言彝倫攸斁則鬱以惻有忠厚之思焉有亂人之懼焉雖然其爲人在是矣夫圓冠峩如大裾襜如者世不無其人也而有服無德貴明其禁此誠不誠所大絕也故淵明之詩先去私意程子之字不離恭敬繇此而度亦細小可原也況本于脩正放發爲篇其領理所聞又安誣哉吾社數人兢兢爲訓昭躄戒非吻斯用圖葢欲大訓于世不僅土風而已而勤著在文人弗之白間有念者則曰吾不能至也有望焉夫夫者卽欲躪中庸之庭亦已槃散矣及今日而各扶服于二子交口其所爲文與人以求詳義所不幾晚與然因之愛敬相用則猶可以起矣

行卷小開序

謂小開之名琅琅非近稱也云美與綏子整齊今日之文而綴斯號者何且其名之出本于逸書言開者不一篇若九開文開保開成開大開小開大開武小開武皆其屬也獨離而舉之亦安所白焉乃開考書序之義大開小開之作淵然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則諸開之旨包矣其文有日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此帝王之辭達乎庶人者也學者實其事不敢廣其說

使濫耳而不切未有涉而過竟焉亦墊敦之度太山洗泉之測重淵矣或者分殊之以爲逸文之傳其意是耶非耶無所用原也夫遠求書說其列于學官者五十九篇初未有定更乎孔襄孔鮒及安國衛宏而不能使九共槀飫諸篇之無闕以是論之書之逸者多矣則晉太康二年之所發與魯共王之所得不可不同舉宏綱撮機要也葢不善讀書伏生之二十篇不無可惑若其善讀之雖張霸之僞作得以起意造情無怪乎云美諸子攢心于墜簡也歐陽先生詠日本短刀有懷徐福之書以爲其時入海書猶未焚百篇可存設今有異本傳自外國于樂習之矣故書之爲道簡質淵愨不可遽通得其一端遂有字字言言之化則卽小開之說以施于今文進其必然者去其非然者雖時之離周遠矣猶得見盛王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也

矣故書之焉道覩濱淵藪不可遽通得其一端
然百篇可存設令有與本傳自外國于卷首之
本短乃有儀徐福之書以爲其持入海書補未
怪乎云美請于贊心于隱譜也歐陽先生詠曰

程墨大宗序

士之遇不遇于其文見之矣然不于其所爲文見之也五行之物出爲人用其貴與賤惟人所使若有生命然文人之致亦同也昔之人畧于言命而愁苦怨歎不能無言往往形之方版寓乎已事後人讀其書而哀其志則多有傳者此命家之辭常與文家之一流也雖然古有之而今甚也一代之中復與今古焉則又古有之而今甚也即如丁卯之役賢愚並進其飛翔失實

者中無一牒之辭不意而當而嗜古好學若江上尹遠到兄弟蹉跌不偶尚艱于一博士弟子員可謂非命哉惟制于命而不敢明其道則不得不求於所謂得氣之文度其模範于是選事殷矣夫勤其選必將正其稱程量之名有方員之規矩焉不容非法也及舍程用墨程皆出于其墨則責者益詳矣觀于其事作之者難而觀于其人應之者易何與意主文之難其人與或有其卓爍者未列于斯柄而不獲通其意與抑前所云生命之說精遇麤遇非其時不見是與非與要之一國之中一經之内間著其洪村淑行亦足以感也且脩身大務而文章次之命又介乎然不然之間者也不信乎命則不可謂君子之不遇而泊少乎仁義既信夫命則不可謂小人之必遇羨其榮寵而忘其衰賤使世有雄俊有爲之士當事而察乎言無所忌諱之朝必有以行矣况隱耀未振者忍因循旦日胥虛無懷以自安高山之上深澤之汙哉

小題觚序

以今之物與古之物列於前不知者不別也然察其欵識知者別之矣則以今之字與古之字以今之文與古之文列于前不知者不別也其欵識加明焉知者尤別之矣是以天道弗更而書策代變謂古日不必熱于今日古月不必清于今月可也謂古文字不必美于今文字則非高才美知之言也雖然異古異今皆自人爲之人而志乎真顥靜遠端雅朴重也者生于後世

居然其前此之人矣否則降而自輕當乎一時應乎一時恐于時亦有弗周者也故爲人善惡好惡之數其大且常亦如天道之不可易也若文則有區矣間論古之文人使韓子爲左氏春秋傳蘇子爲司馬太史之史記才皆有餘也顧二子可爲而不爲時限之也具甚可爲之才而非其時氣數相成往往自信而見一家之業卽不敢云吾可爲此可爲彼矣雖然其理是也文理之齊若性情而文才之分若面貌文人古今

之異亦面貌之謂也夫執面貌以相求行道之人寧有同乎况今之與古也惟不同之致變矣而有甚同者存所以其人可知其意可知以今望古不山南山北焉如吾郡社中數子端切人範爲文要眇變化難以恒倣然發于胷臆成于手中無不可原而合也以其所是者古也夫從今之文行古之事有道者猶嘉之其兼焉者益有信也古與古處而不惑視郡之爲今人者若隔代焉故燕胤與雲子沉篤感慨之意于玆選

乎寓之豈其有華說哉昔有聖人觀于獻爵酹觚而悲往制其懷深矣選之名所繇出也

張受先稿序

受先之爲高于時寧文焉已哉然因其文而質言之亦所謂其人之書也觀于其書而後其人可論君子所必先也受先與余六年同晨夕益其人文信之矣其文散于四方四方之人習所爲文而思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故亦旣信之矣信之亦何取乎序之其敘之者慮天下有信不信未可知之辭也卽天下信之而余終不可以無言此序所繇作也余嘗語受先曰余之

信子也使人以他焉之文易其名而以爲子之所撰以子之所撰飾而行遠以爲他人之作余必辨之也若行一事而不衷于道傳者皆以爲出于子道之人旣紛紛矣萬里之外余必爲子白也此非有朋友之私愛以義斷也受先之信余亦大略同焉余兩人起止不離書卷而閒説時有不廢頤所説者其亦志也嘗觀往者之爲是非難詳各退而思以身處有得卽陳其本指以聽稽定于可不可之閒斷斷如也又多設爲

不必然之事以求臣子之忠厚煩難而貴于有濟朝之食夕之食當其時而有辭焉靡碎之物猥雜之論不敢放廢于古人也然余言之而不大盡受先則甚焉余閒有作諧少近于失經受先卽容辭俱危不容再措小辨臨事之際受先有氣敢往排捍在前復善以禮顏相開擔夫孺子必諭之曉曉然使得疏明而余多斂不卽發恒私自意念彼必能先見也至爲文一端余凡數從而受先彈毫之始卽喜説道理引繩墨全

以識相長初事于子繼事于經又繼則事經之大意取于已之本有受先每勸余安靜對題準之人身自然良心內生和氣動盪引而成文余從之輒有其驗而世輒取文乙之目爲寬䏶夫六經之有道德猶家人之有父母一日之間常呼父母未聞其寬䏶也則余與受先之守此亦迂而嚴矣且孝爲行原受先之務此亦人士所鮮也余與受先少同失怙時一念及淚下如流水對言著志期以脩身讀書上答罔極而幽魂

未安百身莫贖流連慰切恍養惟一母氏爾憶客年九月受先母夫人七十生日受先亦蕭然無潤身之物乃刲羊釃酒大會親舊朋黨宴樂十日去其家業之半邑之人咸高之及母夫人抱苛幾瀕大厄受先浹夕不寐去士人之服而請于神哀偪倍至而病遂立起計令之捷賀者在門適當其母夫人九月之生日亦可謂孝之一徵矣聞報之日受先即過余所而泣益悲余之不遇而重感乎振生先生也謂孫師之于我

至矣我向爲人子今將爲人臣矣夫生我成我忠臣孝子所百顧而求當也不有鶴生先生不知九一不有振生先生不知受先余固預必之矣宜其出之艱難煩苦而得全也則受先繇此而拜獻于孝不第具始中而已余雖顣頷而少書其曲折葢即以爲萬里之信也

張受先稿再序

離別之多未有甚於玆歲者也春初入燕社中兄弟皆未之聞過崑陽而執手者君售與家八兄九兄也是時勒鹵適偝右武弗逃從海上來敘別同焉抵郡與維斗共舟而北即別雲子君和諸兄弟有賦詩以贈者草臣雲子燕胤也至毘陵乃別介生三人飲酒不盡一升則已陶然矣葢有甚傷者焉既至京師維斗欲亟旋先予南歸予與受先九一宗玉送之九一爲歌詩二

章逾旬日予又先受先歸受先與九一宗玉送予及都門之外九一賦五言律二章受先初未爲詩亦賦五言古體一章分手之際涕泣如雨亦難乎其敘之矣然予之燕也以受先之在也及予之歸也又以受先之即南也雖有懷邑邑而悲未極遠若今日之行則如何哉同社之近在七郡聞受先之臨汝而來祖道者六百餘人予欲同渡江而歲暮未遑僅及湖上始愴然之至矣言念夙昔偕其燕處一日不見則愁

如以思忽焉而歌驪駒涉遠道其安之乎六年以前風雨寒暑予與受先君售同之踰年而君售別去一室之内出入依倚惟兩人耳每至夜分角談稱論道義寂無和者未嘗不怨君售也且君售受先與余同爲少子而皆以未成人失怙徵其歲俱丁巳也相向漣如感不欲生期以顯身遂志一明吾父之德免巳大尤今受先則先鳴矣王言初貢澤及漏泉而予不能邀一辭以發重隧之歡予其罪人也哉此尤所盭肝飲

血受先代爲滂沱者也夫憂喜一念隱細不渝而遽隔城土間其話言豈緜緜之思可喻勞歎乎且一邑望德恃受先爲民人之主月之元日則群造廬焉兹乃追隨之未能而多向予而泣者是重予悲也故受先文行之大指予弗更焉而徒勤愴怳之意道操執之懷遠而相正蓋在曩日矣

易會序

易會之選始于丙寅之秋迄今日而始見成事其爲時不已過哉且選文之說其初之欲予從事於此者將合乎乙丑之文今又舍所謂乙丑者而從事乎戊辰之文三年之內所謂廢興者屢矣一書之成而多其新故之感又何言哉雖然天下之事一人爲之數人從而和之非此數人也則一人之事亦無所成予方汲汲于斯選也望天下而營四海若是乎其有求也求之而

不得則有疑焉意者請之之有未至歟或遠方之物不可以即致歟不然則代爲之請者無其人彼我之意猶有未達歟追遲之而蓼鶴平仲以其曩之所有歸焉然後弘士之業貴人之篇得以次備予於是取而高下之賢者之說無不遇也以是信文字之美在于天下求之不可勝求也而予且曠時而不得則求之者非其道也求之不得其道而遂以疑天下之言易者無所爲美好于其間是則予之過也及受先之臨汝

大士文止盡其存者以相與不踰月而道吉眉生伯宗俶子各以其方之文至予乃同雲子石香訖其事而斷然行之何則學易之家不一其處而難乎其人有其人然後有其文無其人則所謂有其文者猶之乎無而已是故其人是也得一而可況其多乎其文是也一辭而可況其多乎斷然行之而無疑蓋于幾象之旨或庶幾焉雖然不明其書而輕議其文聖人之所絶不得其制作之原而務多篇之爲貴亦其書之所

不許易家之有選也豈其盡人而有之乎若是則弔侯之三年遑遑然而不敢卽出亦有繇也

中华古籍保护